

履園業話

祥異

叢話十四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璧五星連珠并繪圖進呈 御覽宣付史館案漢書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宋史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始一遇也 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距宋時又

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而瑞應已五見實我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絳亘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夭矯日出始散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入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鬪

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刃繫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爲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瞎字否則風濤立至矣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州志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燭之得一大珠藏妝匣中匣

惟一簪明日啓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爲聚寶珠也
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
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啓壙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
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道士鷺

嘉興紫虛觀 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爲含山盜所刼索
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鷺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
王澹人有化鷺堂記

邱三近

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爲僧名正詣學問淹博工書法何義門先生總角時業師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戶牖儼如城堞土人毀之計柴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還銀十兩卽

置於麥園中一傭工人見而竊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銀解視則盡變蝦蟆躍入草中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其跡之則銀固儼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寶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猪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

潞家莊人其婦六胎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爲蚌所啣嚙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間此蚌至今尙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開忽闔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

雲伯嘗爲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關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卽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

而估舶竟無恙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三月忽于石鵑見之虎臥草中莫敢撓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鵑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偕衆逐虎利獨擒得之揮

衆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卽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爲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魚鬪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鬪于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所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爲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爲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爲善之報

魚吐珠

康熙中 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戶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盍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觔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

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
閃爍絢爛五色氤氲頃刻而滅蔣卽以此魚饋其內兄韓
東籬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百頭亦異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爲二癸卯
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爲
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

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凶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衆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鶯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爲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

結一瓶其大如拳旣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鶉鴿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聞篋中啾啾有聲啟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鶩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目擊作文記之甚詳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臥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攫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卽唐之元神也

見祥爲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王婆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爲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爲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者也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下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拆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

追而死

抉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潮而上遂膠于灘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爲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精爲明月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

卽鯨目瞳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爲陰精神
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衆說以未谷
爲長

猫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猫能
作人言一日猫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猫對云我能言何
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猫對談總戎偶
見欲擒之一猫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
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卽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舖一日友來假貸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剪刀觸手卽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鼈食黿

吾鄉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于
甕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甕中作人語云友匡汝
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
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
蘇州有某富翁者致貲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
市得巨黿庖人將殺之見黿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
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
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臠卽目

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鼃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鼃來嚙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人食鼃者皆無恙

食橘化蛇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橘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渴甚採擇其巨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目發赤徧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橘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爲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爲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見三岡志略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寇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爲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卽動不解其理

高宗庚午西巡 駕臨試之果然 上爲霽顏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封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書

朱明經

雲翔

有佃戶蔡鳴臯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

大字左曰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
四字一時觀者甚衆汛兵牽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濕其
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
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
經自撰年譜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
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
失印

諸城劉文正公爲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曰綸扉重地豈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 奏請交部議處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來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爲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滿壁莫

不驚異未幾喬公

光烈

爲湖南巡撫其弟

照

爲浙江提督

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

錫熊

爲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聞名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方滅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

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爲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牆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于五月十四日巳時忽于樹節內生烟卽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灌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

楓樹亦如之并有火心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灌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爲并言曰雍正年間礮橋之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爲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卽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鴿每食後鴿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

通寶啖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陰兵

乾隆乙巳歲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居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譟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矣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

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黑土其色微黃而帶白星可
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
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藏
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

御製詩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
瀆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
在田中種豆俱隨風飛去至數里而墮卻無恙青石一塊

重二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臥房內忽發大響墜一包裏內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腳更有奇者卽于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逃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爲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略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所未聞也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一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寓於東華嚴寺來觀者每人索錢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入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貓異

乾隆庚戌年閏峙庭中丞鶚元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內陞之望署中蓄一貓潔白如雪爲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貓尾上漸有硃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爲祥且曰此得花翎

之兆也未匝月爲高郵巡檢陳倚道叩 闕入 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啼咸爲不祥棄置野田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

常熟西南鄉羊尖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眉
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
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頭面相向四臂共臂卽
此類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茶區南四圖地方有周姓者一胞
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入縣志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

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爲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獺從樑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此蕭縣劉君竹一爲余言之甚詳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高家橋顧姓爲兒暮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劃然自斷人皆詫之及烹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蓋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于蜀之犍爲一夕旋颺突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訇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爲風所掣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蓬門窗俱吹出城外

之翠屏山前者惟 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
時有鄉人見二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鯊貨爲業于海
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
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
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
幸卽持去無累我也沈懼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圍
圍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

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爲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

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

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尙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鬬于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茶盃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爲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廚夫皆赤身

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入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綵壽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

棺影頓滅其次日某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

三日是歲卽有黔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頽圯後有大龜從澗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則是龜由來久矣

白虬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虬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

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虬
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爲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
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爲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
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虬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
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衆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觀庚
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月初更有大流星
隕于南方光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

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墮於地其聲如雷

地中犬

嘉慶八年膠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甕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

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題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

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爲祥其明年乙丑中

進士一甲第二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婁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邃夏日閑居苦于
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
夜暴卒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于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群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按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垣巡司署初五日早哄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

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卽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爲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紮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

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喧沓歌曲滿街卽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板櫓自行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埜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舊第已下行李叔埜起如厠厠上有板櫓一條無端自動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厠上已遠忽見板櫓彳亍而來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龍帶石牌坊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

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爲龍帶去去數十步外始落地石爲齏粉並未傷人廿三年三月離槐塘四五里地名潭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三抱大樹一株從地拔起落于三里之外樹旁居民甚密亦無所損也

漢口鎮火

漢口鎮爲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尙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號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

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廟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爲之紅自五

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爲明年必又旱詎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閒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山鳴地動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閩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爲尤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關帝廟大殿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

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運城
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
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
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條山大鳴繇亘黃河八百
餘里十二月甘肅省又有山移之異

妖言惑衆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
終老祖朱雀星寶霞佛下降有四十二宿九十甲子十八
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十五日爲一月十八月

爲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爲七行並指通行
正字爲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併爲一字稱曰七行字編
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刻
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爲
九等以花紀官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
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爲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
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
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
天宮殿庭路巡捏畫十圖並造腳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

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造書畫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詫爲天授深信不疑也前一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爲九蓮金印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啓用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用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衆于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僞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衆咸敬信之有三醮婦李玉蓮者

本有氣臟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衆
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
榮升亦稱玉蓮爲開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
備錄時節相百公制府兩江遂奏上其事于九月十一日
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
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
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刑時猶顧謂其妻曰
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
再下降矣其繆妄如此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車矣衆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爲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臥其旁醒而見之以爲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

盡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
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
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
路閩語謂夜爲晡屋爲宅妓女爲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
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爲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祥遂
告鄰近于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無音響至
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

妓舟皆爲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龍鬪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鬪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上布皆飛上天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筭戊寅二月十六日卽于大江原處

漂沒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
三十里城臨磯陡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
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 聞奉
旨豁免一月之內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
柱碎裂無餘有封門外道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
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涯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
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

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卽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卽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于世也

老鶴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鸛巢于庭樹
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于後園掘地果得
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鸛庭樹亦俱燒
死

蛟與龍鬪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
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鬪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
者一兩時地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
人隨風而飛爲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

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
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棚一齊上天不知
所往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
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卽起于此處蛟
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鬪良久旋
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
親見也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

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

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處徧
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
霾幃翳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錕
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間有雷聲風氣卽散小有
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
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霏霏自宵達旦亦無雷聲
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
時大雨竟日極爲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

謂千里不同風是其明驗也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冲雲際一晝夜而滅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于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

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高田乾涸農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尙爲祈雨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
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
徙狀人莫如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六尺不等亦是奇事

火毬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千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
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

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許墅關雷擊旗幟並擊漏稅房
庭柱牆壁與火毯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羣鼠渡江

案明史藁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
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五月瓜州儀徵一帶亦羣
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
鼠渡黃河或言鼠屬子水位此水沴也又六月廿六日許
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間草房一萬六千
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

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爲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子杜園爲余言之甚悉

暢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園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 旨命三額駙殺虎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于雪三人曉起看花入涼風吹鬢巾袖香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池裏一人已爲虎所餌 至尊頻感催賜金

有旨賞銀五十兩

與死者

一半殘骸付妻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豪
雄虎知當死伏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擣舌軍吏賀
此勇真能不膚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此太白纔槍安
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
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西大道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
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有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南顧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子不已更可異者江陰有一家雄雞一隻重五六斤忽不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飧剖腹中有小人一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

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
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爲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
不用洋錢銷燬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
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
數云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縣城內忽狂風拔木白
晝晦冥大雨霹靂轟然而來滿城人無不驚駭是時學宮
左右風雨尤甚有魁星閣最高屋梁瓦石皆飛上天見火

龍一條從閣下蜿蜒而起斗入雲中拖坍民房樓觀寺廟
數千餘間直至城外向東南入海而去是日黃浦客商漁
戶等船四百餘號漂沒者三十餘隻亦見有黑龍四條追
逐火龍逾時而沒後聞學中老門斗言魁星閣下向有大
蟒一頭其長數丈每于春夏之交蟠據閣之絕頂仰天吸
露已有年矣此火龍者或卽其化身耶

環雲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見日傍有暈一重
須臾暈左右又加兩重如連環然須臾連環上又加一小

重日在三環之中而外又加大環環之其光如火焰有
五色正貫于日之正中千百條白氣俱向東北未起酉止
是年十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兩暈亦如連
環然日之正中大環貫之直圈于兩連環之外其向亦在
東北其大環四角有耳如小月狀兩明兩暗至酉而散不
知是何祥也

鬼神

叢話十五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張撫軍退鬼

張清恪公

伯行

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爲監臨故例將點

名先召恩仇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沐浴 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闕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 詭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鬼神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尙稱鄒二癡爲名筆也其父迪光中萬歷甲戌進士爲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爲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爲羣盜所殺官捕數年不得至 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幬臥于閣上怡然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爲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

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爲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鐙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晨視燈光

低處花禾悉壤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王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衆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衆衆曰彼

不欲聞豈所畏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倏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于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

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臯之女

按太倉州志鶴

臯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臯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爲變入嘉定俱送松江獄脅以兵刃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卽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

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爲

諱至丁卯歲形蹟漸踈一去杳然陳著仙姝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猫蹲于旁吳指之卽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卽書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

蝦不喫螯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打青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青同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總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掬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

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爲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

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于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旣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荅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上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

此樓下旣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尙多崇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

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爲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

替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婿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已身臥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

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于乩仙
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
爲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瘳
沒今其魂尙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
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酹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
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
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

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
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
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
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鐐如重犯者
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崛
彊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
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
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騫之類不一而足卽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旣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

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爲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爲陝西褒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

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爲轉詳東嶽神其準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死其門弟子李西園爲余言

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三月廿八日爲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將解褰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

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卽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爲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母母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卽爲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 特簡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吉安府二公俱爲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

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
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
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
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
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
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
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
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衡官江西糧道署藩臬
篆有藩署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

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蹤至甫入廟突見阜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子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與從甚盛倪知之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

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敷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

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爲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臥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臥其榻也太守疑爲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爲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爲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

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
闢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爲何
大官闢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
臾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
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
目所未覩金跼踏不安盛以質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
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廕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
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

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我公子將羅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卽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東方旣白人屋俱亡實臥于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惛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溶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追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塵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

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見霈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阜隸

錫山北門外有衆安土地廟隣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入廟燒香見泥塼阜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阜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時以鼃墨塗其面次早瞶之果然其父乃持挺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阜隸如此淫惡爲土地神者何在

耶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敕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卽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卽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卽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笻二披青布道袍

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
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笥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
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
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曰吾已
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
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
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
往笑不答或畱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爲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代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卽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

者也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魑也一日有友人畱夜宴推窗出溺一鬼

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琬亦淨
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
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薌名

鳴捷

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

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
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
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
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薌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
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
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見
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
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
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天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
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

日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元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爲鬼差耳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苑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爲一燈天爲之紅土人

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尖有席宗王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尙有陰魂未散耶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旣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

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抄鬧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前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荅曰我本

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婉是男也大娘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呼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

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卽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蹀躞婆以其赤腳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卽入臥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魃弄人也

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無常鬼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七八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卽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旣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跣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旣死家中亦顛倒

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邪

還我鬚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幡見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挽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發狂作囈語云還我鬚鬚不絕于口莫解其言適輿夫來知其事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鬼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

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買乳

濱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竟乏乳因僱乳媼哺之一日妾忽作囈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某審知其爲故父語也因以妾乏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

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遣乳嫗去且命多焚楮鏹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嫗去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于何時其神爲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臥榻于殿上一友領之一友止之聞于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

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領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逆子冥殛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無子死遂立某爲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賭不顧家及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并歲時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父母以挺擊之某大呼逃避復來擊立時死家貲蕩然

吾邑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爲不善宗

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爲小棺捏泥像置棺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天之誅逆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

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爲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尙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著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墮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

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唵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

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卽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峩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齏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爲教匪

所扳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爲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痰疾嘗持刀欲殺王大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爲之斷卒狂死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

元愷

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

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噬語云有北固山神偕鎮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

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熱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成衣亦降乩曰我爲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爲我具熱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爲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熱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熱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粢盛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

若今之煖鍋然所謂歆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煖鍋卽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于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二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麼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爲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倒划船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
敞口船載一木像以艚倒行紗帽袍笏鬚鬣有鬚邑中無
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
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
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
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
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
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爲居言神愛其家居住
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

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
不以爲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
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
元齡字房伯卽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 聖宮前落
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爲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
快焉

陳三姑娘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
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還絡

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爲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爲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揀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爲響應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爲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旣若爲青

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譫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從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旣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爲崇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僱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卽解纜搖到大河空濶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爲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尙聞有此事亦

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爲祟鄉間至刻畫像俗稱爲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爲人挑棉花入市其時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毆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

哉